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人 物 类



冬天里的尼克松

[美] 莫尼卡·克罗利 著
杨仁敬 詹树魁 周南翼 译

NIXON
WINTER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人 物 类

精
译

冬天里的尼克松

[美]莫尼卡·克罗利 著
杨仁敬 詹树魁 周南翼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天里的尼克松/(美)克罗利著;杨仁敬,詹树魁,周南翼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1

(汉译大众精品)

书名原文: Nixon in Winter

ISBN 7-214-02596-5

I. 冬… II. ①克… ②杨… ③詹…
④周… III. 尼克松,世界局势 IV. 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955 号

书 名	冬天里的尼克松
著 者	[美]莫尼卡·克罗利
译 者	杨仁敬 詹树魁 周南翼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许尔兵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5 插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596-5/D·393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的话

“这是一本回忆录，一本回忆录专著。”理查德·尼克松在1978年出版的他的自传《尼克松回忆录》中，开头是这么写的。这本书也是一本回忆录，它既属于前总统尼克松，也属于我。它是一本描述尼克松总统退出政坛的最后岁月的回忆录，又是我跟他一起工作的不平凡的四年的记录。

本书的第一卷《记录外的尼克松》于1996年问世。它介绍了尼克松的领导观、他的思想以及从1990年至1994年他去世为止在美国政界的活动。

本书第二卷按年代顺序叙述了尼克松对外政策的思想转变，他对水门事件的最终看法和后来发生的丑闻以及他始终不懈地要求对他个人和政治方面重新进行评价。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尼克松以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成为一种更有效、更坚定的政治力量，成为一个“新尼克松”而闻名于世。他在跌了一大跤以后又以奋斗不息的雄心壮志爬上了更高的地位。本书描写的“最后的尼克松”，有点受到年龄和经历的驱使和磨练。它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的史诗般的结局。我有幸见到了这个结局，如今在这两卷里加以复述。

不过,如果他不许我了解最后的尼克松和真正的尼克松,那将是不可能的。我一定要经常感谢他,让我看到他在得势时和在困境中的真面目,分享他的智慧、遗憾、胜利、失误、慷慨、幽默和友谊。由于他的开放心态,我不仅成了他生活的观察者,而且变为他生活的参与者之一。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我谨向蓝登书屋贸易集团的主席哈罗尔德·伊万斯表示深深的谢意。他对本书的信心从未改变。我也感谢波布·鲁米斯。他的一流的编辑技巧使我的草稿变成书稿。能跟他们二位一道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还要感谢威廉·沙怀尔,在没多少人支持我时,他对我充满信心。还有弗兰克·加弗尼、罗杰·罗宾逊和莱尔达·布里斯,他们首先鼓励我搞这个项目。我的代理人卡尔·布兰特总是有问必答,兴致勃勃。我的朋友、网络联网咨询公司的保尔·帕南波提供了电脑服务,在我最需要听听原稿时给予了支持。

我特别感激我的一家人:我母亲特里西娅、我姐姐乔西琳、我祖父母斯坦利和弗洛伦斯·巴伦和我叔父、叔母唐纳德和兰茜·布朗茨特。他们给了我无限的爱和支持,没有要求什么回报。

最后,我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么幸福的生活。

莫尼卡·克罗利

1997年11月

于新泽西州华伦

前 言

1989年8月底炎热而多雾的一天,我收到了用一只细长的信封装着的邀请信。信上的词句是用深蓝色的墨水手写的,向着信纸的右边倾斜,在右手角下边用庄重的花饰结束。写这封短信的人写道:他多么赞赏一个月以前我写给他的原信,并答应在双方都方便的时候会见我,共同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信上的签名是:“你真挚的理查德·尼克松。”

我将这封信放下,接着又读了一遍。信中的词句很简单,但涵义深刻:美国第37届总统想跟我讨论世界的状况;跟一个他从没见过面的人,在他当选总统那年出生的人讨论。她对她的第一次回忆是他在电视上的形象:他告诉美国人民他已决定辞去总统职

务。我5岁时,正当我注视着他那一刻,他说的话我不理解。这时,我手上拿着他写给我的一封信,无法预料它对于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在我收到他的信以前三个月,我准备在升入高年级前离开柯尔格特大学的校园去度暑假。在罗伯特·库夫曼教授的建议下,我读了尼克松的书《1999年:不战而胜》。它在许多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对我的思想有巨大的促进,所以我给尼克松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我同意他的许多看法,对其他见解则不敢苟同。我将信寄出去,但不敢奢望得到复信。几个星期以后,我走到自己的信箱,取回了这封不平凡的邀请信。

1989年10月2日,我们第一次见面了。我们坐在新泽西北部他的办公室里,四周是他走向权力高峰和穿过政治复苏的走廊时所收集的东西:一张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待过的陈旧而豪华的办公桌、一张艾森豪威尔画的农场的宁静的景色的油画、林肯和丘吉尔的半身雕像、许多装订成册的总统文件。我们讨论了两小时有关世界政治的问题。他说话有力、沉着、语调有节奏,仿佛经过多年劝说和影响显得更完美了。他很注意听,吸收别人说的意见,并跟他自己已形成的看法进行比较。第一次会面使我形成了一个永恒的角色,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助理。这一职业仿佛带我走遍全世界,跨越美国,进入我们当代一个最高领导人的心境。

从1990年7月至1994年4月他去世时为止,我有幸每天有数小时跟这位前总统进行交谈,同他一起完成他最后两部书——《只争朝夕》和《超越和平》——的写作,陪他到国内外旅行,准备研究资料,讨论他的思想观点、计划、希望和挫折等,有时干脆同情地倾听他的诉说。我成了他一个专职的知

己的女友、他圈子里的一员，成了他允许进入他自己营造的避风港的少数人之一。

本书第一卷《记录外的尼克松》于1996年夏末出版以后，常常有人问我：尼克松为什么这么信任我，特别是他所信任的人这么经常地背叛了他。我相信这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我是个年轻的记者。我来找他，没有带着别有用心的动机或议事日程。尼克松对我说话时，从内容上看并不是答记者问，而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谈话，所以谈话过程中，他用不着使用外交辞令，也不必为自己辩护。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话。

其次，我认为他信任我，因为他将我当成他自己和未来一代的联络员，一个他可以对她的最后一次讲述他的故事的人、一个他可以依靠她将他的故事再告诉别人的人。它是一种最后宣泄的行为，既表达了他对那个故事的自信，又反映了他最后完全接受它那些史诗般的章节的满足。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我常常给他叫去，作为了解他的经历的学生、他的临终年代里的证人，尽量按照他的教导多记录一些东西。随着他的生命终点越来越临近，他感到迫切需要在新一代面前最后说几句，以恢复他原来的地位，让人家最后瞧一瞧他这么细心地深藏不露的他自己的一部分。

我被选择来最后瞧一瞧他，这实在太棒了。我对跟他一起工作的经历，从1990年开始保持天天记日记。我们交谈时，我记了笔记，然后两次加以誊写打印，一次是交谈后马上进行，另一次是后来搞的，以便保持他谈话的连贯性。尼克松个人的或职业上的秘密很自信地公开了，但它们最后要由我以精确的理解，详细地加以叙述。经过我们多次交谈，尼克松

肯定：他提供的信息、经历和想象在他从政界消失以后还会长久存在下去。本书尽量以他的活动和判断为叙述中心，以展现它们对尼克松在他生活的冬天里有多少作用。

我们的讨论有许多涉及对公众猜测的细心的评论，但大部分是私人谈话的非常自然而忠实的反映。这些评论和经历在这里完全按原先的谈话和所发生的实况写出来。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尼克松富有活力的矛盾和他生动而复杂的一切，按照我所了解的尼克松，将他展示出来。

要了解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要了解我们政治文化的动态。政策和个性包含其中，进步与传统主义处于不断的紧张状态。1946年他以职业的责任感和既有巨大成就又有悲剧性错误的倾向跨上了权力的门槛。正是在理查德·尼克松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我们的伟大和低贱的潜力、罪恶和赎罪的潜力以及丑闻和光荣的潜力。1952年，他作为副总统的提名人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时，被迫否认他有更大的野心，并拒绝考虑关于他在1956年的选举中可能落选的谣传。“除了尽力做好我的工作，”他说，“我绝没有更多的野心。”当然，野心总是有的，它逼使他达到更高的目标，即使当他处于政治上流放的最黑暗的牢笼里的时候。

正是这种突出的适应能力，使他在寻求和掌握权力时显得与众不同，在他失去了尊严后长期保持了活力。不管遭到了什么毁灭性的失败，尼克松仍是个充满希望的现实主义者。他相信，一旦将他的总统工作与那些在他前后担任总统的人相比，一旦将他的错误与他的成就联系起来看，他的总统任职与最后书写的历史之间过去了足够的时间，人们就会判定，如果他不是个伟大的总统，至少也是个好总统。我希望

这本书和先前出版的《记录外的尼克松》将把读者放在跟他一样的位置,像我一样,倾听他的意见,看看他的行动,观察他的老习惯,以此增进对他的历史的理解。

我认为,尼克松影响历史的最好方法是他为自己申辩。如果从 1969 年至 1974 年他在录音带上留下的谈话以及他的行动是判断他履行总统职责的标准,那么他御任总统后几年来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评价他离任后各项活动的关键。如果历史是公正的话,那么对尼克松的评价必须以从他诞生到去世的全部生活经历为基础。

这是他给了我独特的机会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当时我年仅 21 岁,我跟他一道工作,观察他和了解他。但这也是他的最后的回忆录。这是他的故事。这是他的遗言。它是理查德·尼克松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美国第 37 届总统实际上是怎样的人?他为什么比 20 世纪任何其他人物更加持续不断地体现了美国的经验?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1994 年 1 月 16 日	(1)
第二部分 尼克松与世界	(13)
第一章 冷战的结束	(15)
第二章 尼克松在中国	(230)
第三章 海湾战争	(303)
第四章 越南战争的遗产	(349)
第三部分 丑 闻	(393)
第一章 水门事件	(395)
第二章 肯尼迪、克林顿、托马斯与派克伍德	(445)
第四部分 反 思	(473)
第一章 论哲学、宗教和人性	(475)
第二章 论家庭	(506)
第三章 论年龄、死亡和目标	(525)
第五部分 最后的尼克松	(567)
译后记	(579)

第 一 部 分

1994 年 1 月 16 日

并不是尼克松的含混使他那么迷人,而是他的生活的史诗般的时刻改变了纯粹是普通常识、幽默、温柔和脆弱的方法。在他的政治天才的背后是消除敌意的普通东西,一种不属于公共形象的人性。在那些寂静的星期日下午,我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其他人已经看到的東西:尼克松是真实的。

1994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东北部。寒冷而晴朗的黎明。冬天里不下雪。它是难得见到的一天。阳光似乎特别灿烂。往常太阳总是躲在又低又厚的灰色的云层里,夹带着暴风雨。气温在零点冰冻以下,使大部分人不敢出门,避开酷寒和恰好留在门外的严冬那白茫茫的一片面纱。

美国第 37 届总统尼克松早晨 5 点 30 分工作,跨出门外,受到无情的严寒的袭击,马上回到屋里。他不愿意让这些寒冷的因素使他不能进行每天三英里的散步,他又冒险走出去,只是再一次转回来。他 10 点钟打电话给我,他似乎得了独居斗室的烦躁症,要我当天下午去,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编辑他的最后一本书《超越和平》。

“莫尼卡，”他在电话里说，“我没法出去照常散步。我试走出去两回，但天实在太冷了。我连走到报栏都不行，因为前面人行道上给冰封着了。我害怕我会摔倒，跌断髌骨或什么地方，后来我想我实在不中用了。所以，我只好坐在这里，往窗外看看。这很像在家里给软禁了。”他停了一停。

“好吧！我肯定，我的政敌很爱听到这件事的！”他说着，笑了，“听着，请你4点钟左右过来，一起搞搞那本书的最后部分，好吗？”

“一定准时到。”我答道，“请在家里待着，等我将报纸带上去给你。”

“如果你走上人行道摔断了髌骨怎么办？噢，我的上帝！你可别跌断什么骨头。你还年轻。不过，你很快能治好。”他说，“不管怎么说，小心点！”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他的住处。当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条人行道时，我听到尼克松在三楼敲敲窗子。我抬头看时，我看到他在向我招手，做手势示意我要抓住扶手。我照办了。他竖起大拇指，突然笑了一笑。

前门开了。屋里莫名地寂静。七个月前，尼克松太太去世后，这屋里变得更寂静了，仿佛由于失去了一位给它带来生机的住客而静下来了。由于前总统尼克松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书房里，其他房间好像离他越来越遥远了。他从其他房间走过时，常常驻足往里面窥视，仿佛他想看到其中有什么新东西，那会吸引他走进去或使他待下去。他什么也没发现，转身就走，按原路返回书房，那熟悉的房间好像只属于他。

“莫尼卡！”我爬上楼梯顶端到达三楼他的书房时，他喊道，“你按着扶手上来，我很高兴。否则你会滑倒摔断什么骨

头的。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我的上帝！还有谁能编这本鬼书？”他说着，笑了，“在你平常坐的椅子上坐下吧！”

他拉直了领带：“好啦，你能来，我很高兴。我知道这编辑的事很单调乏味，但我们不得不艰苦地搞完它，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本书……”

我提醒他：那方面内容从1962年他的第一本书《六次危机》出版以来已经反复使用过了，“你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信的了。”

“我明白。”他说，“可这回我是动真格的。”

我们一起笑了。

“好啦，我就算你对。算了吧！不，我真想是这么回事。我拿不准，我心里还有别的想法。”他停了一停，“如果我活到100岁，也许我会那样。”

他从我们前面有垫的矮凳上拿起书稿的草稿本，并戴上眼镜。“我真讨厌这副眼镜，”他说，“我想，它使我看起来有100岁！”

他不等我回答就举起手说：“我知道你会常常对我说些好话，说我不算老，我很赞赏，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他将一部分书稿交给我：“要做这个，惟一的办法是一行一行来。我们应该比我们的批评家们先走一步。如果你发现哪怕是一点点小东西使你感到不舒服，我们就将它拿掉。这是件很艰巨很艰巨的工作。不过，如果我们写出了一些得体的东西，一些人们将注意的东西，一些会产生影响的东西，那是很值得的。”

花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读了《超越和平》中200页部分以“超越和平的美国”为题的内容。为了保持内容上的连贯性，

尼克松常常大声朗读句子,以决定它们是否表达了准确的意思和恰当的基调,然后无情地挥动他的钢笔,改掉不合适的短语或多余的段落。

编辑工作完成以后,尼克松将书稿扔到地板上,取下眼镜,将脚伸到有垫的矮凳上:“我会挨骂的。我们按录音时间的速度完成了!现在,在将稿子交给出版商以前,我们只要再做10次就行了。”

显然,他累了。

“很重要的是,交给出版商的书稿应该是第一流的,这样,他就不用花功夫加工了。他们会很赞赏的,坦率地说,我也很赞赏。我讨厌不得不再看看这些材料,这你明白。”他说,“我希望这本书写得不错,应该是这样,因为它实在太好了,可你决不知道人们在想些什么。每本书都是一种赌博。如果克林顿受欢迎的程度提高了,这本书也许不会很受欢迎。这本书出版时,如果个个都去祝贺他的巨大成功,那就会削弱本书的影响。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拿出我们尽力而为的最好的书,希望人民能加以注意,也许连克林顿也会注意的。”

我告诉他,虽然克林顿不会同意他对国内政策的许多观点,也许他更能接受和倾听尼克松有关外交政策的建议,特别是由于他已经注意到他过去提出的一些建议。

“这是个好想法。”他说,“尽管他相信一些错误的东西,克林顿是个勤于学习的人。他不怕听从别人的意见。我惟一关心的是,如果他的威望维持不了很久,他会过于自信,不愿听取我的意见。”

他在椅子上动一动,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更紧迫的问题:他辞去总统职务至今迫在眉睫的20周年和它可能产生的新